

第二十六章 远方来的客人

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托玛斯牧师对任何赌博都敬而远之。托玛斯牧师出现在赛马场上，既不是因为他对观赛或赌马有兴趣，也不是因为他急着要晓得这次盛况空前的秋季马赛后，根据赛马总会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教会的约定，他代表的各派基督教会将收到多少善款。

托玛斯牧师到赛马场来的目的，是要找艾玛确定一位既将从利物浦来到上海的传教士的确切行程。托玛斯牧师本来属于伦敦差遣会（London Mission），后来成为联合教会（Union Church）的牧师后，兼管了跨越各派基督教会的传教士接待工作。即将来到上海的这位传教士和艾玛一样，同属浸礼会（Baptist Church），而且和艾玛保持着数年的跨洋通讯联络，他是刚从艾玛新婚时访问过的哈弗复德神学院毕业的李提马泰先生。

托玛斯牧师要在赛马结束的当天向艾玛打听李提马泰的行程，是希望从明天起，不要再有任何琐事打扰在家待产的艾玛。他的这种出于体贴，生怕误了接待李提马泰的船期的担忧，事后证明是多虑的。

李提马泰搭乘的“蓝烟囱”公司的“亚克利号”，因为船身过大，不能穿过刚刚开通的苏伊士运河，不得不绕道南非好望角，所以，直到下一年，也就是1870年2月12日，方才抵达上海。

这是一个潮湿寒冷的上午，铅灰色的天空，宁静沉寂，飘着稀疏可数的小雪花，左右上下轻轻翻舞，落到地面，立刻化为积水。和凝滞的气候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外滩码头上汽笛长鸣，人来车往，人声喧哗的热闹场面。码头的过道上挤满了人，堆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瘦小结实的华人苦力，身穿短褂，成群成队地迈过跳板，把货物扛下轮船，嘴里

鼻里呼出热气，头上身上冒着热汗。巡捕对着形迹可疑的野孩子，猛吹哨子，猛舞警棍，把他们从货物堆里驱赶出去。头戴礼帽身着西服的男士们，穿着厚呢大篷裙的女士们，分不清谁是客人，谁是来接客人或送客人的主人，握手，拥抱，亲吻，高谈阔论，直到各自分手，或是被勉强挤进来的马车接走。

在距离码头二十米外的地方，停着托玛斯牧师的单驾四轮马车。牧师和高易并排坐在车夫的座位上，车夫站在车前，高高举着“浸礼会李提马泰先生”的硬纸牌。艾玛没有来，她在家陪伴新生的男婴，所以她请曾经在神学院见过客人一面的高易代表自己，同时也帮助同客人素不相识的托玛斯牧师，来码头迎接李提马泰。

码头上的人流像用手掌掬起的水，从指缝里快速流失。一个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平头的客人，在褪去的人潮里，站在码头上用目光向四周探望。他看上去不过二十来岁，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稍有雀斑的脸上因下船的忙碌淌出汗珠，使挺直的鼻子比平时更加光亮。上身穿着紧领的黑色西装，脚上套着仿佛要去很冷的北方的高帮皮靴。他的浓密眉毛间有一道“T”字形的疤痕。苦力扛着一只半新不旧的大皮箱，提着一件四角已经磨旧但是看上去依然很讲究的麂皮手提皮包，站在他身边，等候下一步该去哪里的指令。

高易一眼认出年青人眉宇间这条特征，站起来，挥手招呼：“李提马泰先生！”

青年人向高易挥手回应，三步两步，带着苦力，和高易，托玛斯牧师在马车前会合，握手。

“内人要在家里照看婴儿，不能来码头接您，请原谅，”高易代表艾玛致歉，“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请告诉我，或通过托玛斯牧师，转告内人。”

“提马泰，高易律师说得对，有需要就开口。在您来到之前，我已收到浸礼会魁丽斯夫人的信，要我好好照顾您。”

“魁丽斯夫人？”年轻的传教士不胜惊讶，“我就是她推荐给浸礼会批准我来中国传教的。她，还有您们大家，都待我太好了。”

"请上车，" 牧师做出邀请的姿势。这时，车夫早已装好客人不多的行李。

按照艾玛和牧师商定的计划，李提马泰被安顿在牧师家里。

牧师的家座落在虹口一幢简朴但很宽敞的两层砖房里。楼上是寝室，书房，孩子学习室，楼下是厨房，餐厅，和小客厅。小客厅里，棕色的窗帘，竖式的钢琴盖子擦得像镜子一般亮，橄榄色的家俱和养育在室内的吊篮植物，给客人以虽不豪华但很舒适的感觉。客厅的中央临时搭起生铁火炉，为招待客人取暖。

燃红了的煤块吐出火苗，生铁炉子被炉火呛得不住喘息，造成蒸汽从搁在炉盖上的水壶里喷出，噗吡噗吡地顶起水壶的盖子。跟餐厅里的壁炉相比，小客厅里的生铁炉子发出更均匀更温馨的暖意。

牧师夫人伊琳娜是一位非常有文化教养，非常贤惠的主妇。晚餐后，她为托玛斯和客人李提马泰煮上咖啡，然后在客厅和餐厅之间的过道里支起熨衣板，开始熨烫李提马泰放在行李箱里被压皱的衬衫和西装裤。

萝拉，牧师夫妇六岁的小女孩，刚吃完餐后甜点，幌着两条小辫子，跳跳蹦蹦地上楼去。路过客厅时，她一本正经地向李提马泰行了个屈膝礼，显然牧师家里时常招待过夜的客人，所以萝拉习以为常，鼓起沾着甜点糖霜的嘴角，滚圆的蓝眼睛毫不怕生地盯着李提马泰。

"萝拉，给李先生说晚安。然后，上楼洗脸。"

"是，妈咪。李先生晚安。"

萝拉说完，从客厅门口消失，然后是一阵碎乱的脚步声，从楼下直到楼上的盥洗室。

托玛斯牧师托着装咖啡壶，糖缸，牛奶缸，和瓷茶器的盘子走进客厅。"提马泰，坐着，不要起来。你的咖啡要加糖加奶吗？"

"都要一点，我自己来。"

托玛斯牧师替自己和李提马泰斟上咖啡后，把咖啡壶放在生铁炉盖上保暖，很快，

小客厅里布满浓郁的咖啡味，将寒冷的冬夜挡在窗外。

"提马泰，中文学得怎样？" 牧师问。

"很巧，船到香港的时候，碰到乔治摩尔牧师。您认识摩尔牧师的，对吗？"

"非但认识，而且很熟。"

"他刚刚回英国度完第一个假期。要和我同船回上海。他诚恳地问我的中文程度。我告诉他，有人建议我，在旅途中不要学习中文，因为中文的方言发音相差很大，初入为主，弄错了会改不过来。就这个建议，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觉得我可以先学习中文书写方面的212个部首。于是，我就在船上跟摩尔牧师学212个像形文字般的部首。昨天晚上，船停在吴淞口过夜的时候，摩尔牧师对我进行了考试，我高分通过。"

"恭喜您。您的传教基地选定了没有？"

"选定了。在山东烟台。"

"为什么选在那里？"

"10年前，浸礼会派霍尔博士和克劳客斯去烟台开创传教基地，可是霍尔博士在照顾霍乱病人时，自己染上霍乱，不幸死了。克劳客斯先生不久也回到英国。目前，在烟台基地，只有劳顿先生一个人在主持，急需帮手，这是我要去烟台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烟台离中国的政治中心更近一点。我认为，真的要通过传教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必须从接近中国政治中心的地区着手。"

"烟台那个地方，经常流行霍乱，您不替自己的健康担心？"

"我才25岁，小时候8岁下地耕田，12岁赶车运煤，身体壮得很，我从不为自己的健康担心。"

"请问您的家乡在哪里？"

"威尔士 (Wales) 卡马孙郡 (Caermarthenshire) 一个叫法尔德普林 (Ffaldybrenin) 的很穷的小村庄。我祖父是铁匠，我父亲年轻时是铁匠，后来买了一些地，有了自己的农场。"

我的童年就是在父亲的农场田地里度过的。瞧，我眉宇间的这个疤痕，想听听我是怎么得到脸上这个终生的标签吗？“

“一定是个很有趣的故事。”

“8岁的一天，我在父亲的农场里替父亲放马，也就是让马散步，吃草，和不偷吃农场里的庄稼。农场用篱笆和外界隔开。紧贴篱笆的外界是一条小路，小路比篱笆内的农场地势要低很多。那时我刚进文法小学，想在放马的同时，温习一下明天的功课。一不留神，马就偷吃了一大把庄稼，我气得用文法书揍了一下马屁股，它马上踢回我一脚，把我从篱笆内踢到篱笆外，摔在低10英尺的小路上。虽然没有留多少血，却在我眉宇间留下这个‘T’字形的疤痕，正好代表我名字的缩写，提马泰 (Timothy) 的‘T’字。哈哈。。。“

“可以想像，您从小就是一个很用功的人。”

“说不好有多么用功。至少我是很认真的。从8岁起，我在父亲农场里的小学念书，后来当了一年小学代课老师，存够钱后去斯温西师范学校。但是为了我哥哥能去学校，我不得不离开师范学校，回家种地，接替他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哥哥得知一家学校在六十个申请人里接受我当校长，他决定回家务农，让我去当校长。”

“请问那时您几岁？”

“17岁。后来我在那间学校拿出一个晚上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圣经课，成绩不错，便听从一位师范学校同学的建议，考入洛克郡的哈弗复德神学院。神学院的学习打开了我的眼界，从此以后，我觉得生命不再只是安安逸逸和周围的世界揉合一体，生命应该像一棵小树，不断从周围的世界吸取养份，成长为参天大树，然后为周围的世界遮风挡雨。”

年轻传教士关于生命和大树的比喻，使托玛斯牧师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小客厅的窗户对着花园，棕色窗帘垂下的阴影和窗外的树木几乎难分彼此，窗内和窗外各种夜间的影子轮廓模糊，重叠在一起。

“那么，您为什么选定到中国来传教的呢？”

"我觉得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开发程度最高的民族，把中国人转化为基督徒，有助于向周边欠开化的民族传播福音。托玛斯牧师，我能冒昧问一下，您当时是怎么选定来中国传教的吗？"

"印刷工作是我来中国，不，严格地说，是我来上海的原因。27年前，伦敦差遣会(London Mission)的传教士麦都思先生，第一个从马六甲到上海来传教，他要办一家印刷所，当时我也在伦敦差遣会，他得知我懂活字印刷，便把我从伦敦请来。想不到，从此我就在上海安家。真所谓‘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如以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可摒弃的’，在我身上，就是如此。"

"您还在帮忙教会的印刷工作吗？"

"麦都思先生创办的印刷所，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现在还在，不过我早已退出。据说，现在用电镀法制造汉字活铅字，比27年前进步多了。"

"托玛斯牧师，原谅我问得这么仔细，因为有一位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牧师，他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曾来神学院作过报告。他现在也在烟台传教。听说我要去烟台，他委托我在上海替他留意一下教会的印刷所。他有一些中文著作要出版，但是在烟台那个环境很难找到出版商。"

"是的，除了香港和上海，中国其他地方对于传教士是不理解，不友好的居多。您在这方面已经有所瞭解，对您以后的事业是有帮助的。至于韦廉臣牧师的需求，我尽力帮忙。明天上午，我带您去拜访‘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提摩泰，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李提马泰摇摇头。

"时间不早了，您或许该回卧室休息了。"

李提马泰回到二楼的卧室。牧师太太早已把熨烫好的衬衫和西装裤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柜里。卧室的四壁刷得雪白，在煤气灯的照耀里显得特别光亮。李提马泰将煤气灯捻到

最暗，然后躺下在床上。卧室里的黑暗，使他能透过没有掩实的窗帘，隐隐约约地看到窗外长得很高的秃树枝黑影，和在寒夜的天空里眨眼的星星。

到达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兴奋和思绪不断向年轻的传教士袭来。牧师太太的周全招待和原汁原味的英式起居，使初到上海的他，完全没有踏上异国他乡的感觉。晚餐前，当他把从英国带来的礼物，苏格兰朗姆酒和威尔士乳酪，递给牧师太太的时候，面对餐桌上丰富的西式菜肴，他内心觉得挑错了礼物。洋酒和乳酪，看起来在上海西人社会里是不那么希罕的。按照托玛斯牧师的说法：“除了香港和上海，中国其他地方对于传教士是不理解，不友好的居多”，那么，在烟台，洋酒和乳酪的希罕程度，会不会和传教的挑战成正比呢？要把中国人从过去的，不合时义的古老信仰里解脱出来，仅仅依靠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不够的。光有自我牺牲精神，没有和中国人融合在一起，传教只会成为自我鼓吹的孤立状态。就像老人谈往事，怨妇谈婚姻一样，在硬拉来的听众面前，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昏昏欲睡。那么，应该怎样下手，才能变得和中国人非常亲近，从而找到那根可以打动他们的心弦呢？

李提马泰带着一连串将近半个世纪的积累后才渐渐找到答案的问题，悄然睡去。

第二天早晨，奶油色的阳光透过拉高的云层，稍稍驱走昨日小雪片留下的寒意和湿气。花园里偶尔飞来几只麻雀，在化冻的草地上左啄右叨，然后飞往邻家，继续它们执着的觅食。

李提马泰饱餐了一顿牧师太太准备的有烟肉，煎蛋，果酱，黄油，土司，牛奶红茶的丰富早点之后，坐上托玛斯牧师的单驾马车，前往“美华书房”。路上，牧师向李提马泰介绍了这家印刷所的来历。

“‘美华书房’的老板叫姜别利，他是爱尔兰教徒。姜别利先生从前在美国的费城和波士顿印圣经，经过美国基督教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的推荐，来到中国，将开在宁波的教会印刷所‘美华书房’搬来上海，扩大规模。此后，这间印刷所不仅印

刷教会刊物，还出版科学书籍。前几年，艾玛夫人和我一起主办华人儿童收容所，为了让收容所里的华人少儿学到谋生的一技之长，把几个男生送入‘美华书房’当学徒。少儿们学得不错，姜先生很乐意继续这样的陪训。因为这样的关系，艾玛夫人和我跟这位姜先生很熟。“

“真是太巧了，韦廉臣牧师委托我找人替他出版的就是一本他写的科学书《格物探源》。书稿在这个手提箱里，”李提马泰指指鹿皮手提箱。

“这只手提箱看上去很考究，”托玛斯牧师赞道。

“猜一猜，我花多少钱买来的？”

“半镑？”

“1先令。”

“不可能！”

“我是在‘亚利号’停靠科隆坡时，上岸在地摊上买的二手货。”

“真是价廉物美！”

马车经过威利斯桥，从虹口将托玛斯牧师和青年传教士载到座落在苏州河南岸的美华书房。一个讲浓重宁波口音英文的工人将他们领入经理办公室。

爱尔兰人姜别利，除了头上没有留辫子外，装束跟那个工人一样。膝盖沾满油墨的背带裤，帆布工装的袖口卷起到胳膊，露出前臂的肌肉和洗净后仍旧看上去发黑的手指，腋下浸透汗泽，红红的脸上有几颗小麻点，卷发在后脑上凹下去一片，想必是睡觉时被枕头压的，起床后没有梳理整齐。

“请两位跟我先参观一下鄙厂的工场，”姜别利听完牧师介绍李提马泰的来意后，兴致勃勃地带着两位客人离开办公室。

他们来到的第一处工场排满了密密麻麻的中文铅字架子。姜别利告诉他们其中一些排法的奥妙：“别被这么多架子的数量给吓倒。它们的排列顺序是先按照汉字的使用频率，

然后再根据不同的部首来分类的。和英文不同，英文只有26个字母，包括大写和小写。中文的字母有上万个，通过我们这样的排列，对一个熟练工人来讲，可以做到和排版取英文字母的效率，不相上下。再看这种铅字，”姜别利像摘葡萄一样从架子上取下一枚中文铅字，“从前，每一颗这样的铅字要用手工雕刻出来，铅字的边缘往往不够清晰。现在我们用电镀，先浇出铅字的铜模，然后灌铅。这样做出来的中文铅字，不仅边缘清晰，而且如有损坏，可用铜模很快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铅字。这种铅字，我们还卖给其他印刷所，销路很不错。”

“请问姜先生，一共有多少不同的中文部首？”青年传教士问。

“212个。”

青年传教士暗暗高兴。在船上跟摩尔牧师学的中文部首，没有白学，说不定有一天还可以用来管理印刷所。

姜别利带客人去参观的下一个工场是小样校对车间。这里放着两张又宽又长的木板桌子，桌子两边坐着十几个年龄不等的华工，正在根据原文查对刚印出的小样。他们的面前放着红蓝两色墨水，如果校对后小样没错，就用毛笔蘸蓝墨水打勾；如果校对后发现小样有错，就用毛笔蘸红墨水打叉，然后用红墨水点出具体出错的地方。这些华工身穿同样的工装背带裤，身上却很少油墨。他们正在一丝不苟地工作，头也没有抬起来看一眼经理带来的客人。

托玛斯牧师走到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少年工人身后，悄悄地叫他。

“方瑞，早安。”

“早安。咦，牧师您怎么来了？”

“我带朋友来参观。不打扰你，我走了。”

“那个孩子几岁？”李提马泰和牧师参观完校对车间后，在门口问牧师。

“12岁。他是艾玛夫人的华人助手阿芳的儿子。他每天有半天在这里当学徒，半天回

学校念书。“

“不容易。”

姜别利带他们参观的最后一处是印刷车间。这里是整个“美华书房”里最繁忙的地方。20台进口的滚筒印刷机，晃唧晃唧地印出不同尺寸，不同字体，不同颜色的印刷品。嚓嚓的裁纸声，砰砰的钉书声，搬弄笨重纸卷的吆喝声，交汇成喧闹的旋律。油墨味，机油味，汗臭味，揉合一气。交错奔走的人影，不停滚动的机器，嘎嘎来往的板车，混乱有序地交杂在一起。在这里工作的几十个华工，个个脸上淌汗，衣上蘸墨，聚精会神地照料手头的工作。姜别利带来参观的客人，一下子就被这儿的声、色、味构成的海洋震撼，摄服。

“姜先生，贵厂真是一间非凡的印刷所。谢谢您带给我一个难忘的体验。”李提马泰跟随经理回到办公室后，真诚地向姜别利称谢。

“提摩泰，您可能不知道，‘美华书堂’现在的印刷能力，不光在上海，在整个中国都是排名第一的。”

“我不能想像在中国还有比‘美华书堂’做得更好的印刷所了。”

“那么李先生决定让‘美华书堂’做韦廉臣牧师的出版商吗？”姜别利直爽地问。

“是的，韦廉臣牧师要出版的就是这本科技书，”李提马泰打开手提箱，取出装《格物探源》手稿的大纸袋，放在姜别利的办公桌上。

姜别利没有马上去拿那个大纸袋，却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文件夹，交给李提马泰。

“这是和鄙厂签约出版这类科技书的合同指导，请先看一下。”

李提马泰打开文件夹，看到两页合同草稿，里面列出印刷费用，印刷商如何和作者分享利润，出版后运往别地的费用。。。内容和在英国签定同类合同相仿。合同指导假定和“美华书堂”签约的必须是作者本人或法定代理人。

“请问姜先生，怎样才算韦廉臣牧师的法定代理人？”李提马泰看完指导后问。

"您有韦廉臣牧师的委托书吗？"

"我有一封他的亲笔信，请看。"李提马泰从手提箱里取出信，交给姜别利。

"信写得很好，"姜别利看完后说，"不过，有一个小缺陷。"

"请讲。"

"这封信没有经过公证。"

"韦廉臣牧师人在烟台，我怎么在上海替他的亲笔信作公证呢？"

姜别利两手一摊，没有回答。

"这事要请教高易律师，"牧师说。

"好主意。希望两位去找高易律师搞定这件事情。我这儿的大门天天向两位开着。"

姜别利客气地对站起来告别的传教士和牧师说。

托玛斯牧师决定立刻带李提马泰去见高易，因为他不想为了书信公证的事情，耽误李提马泰去烟台的日程。

在托玛斯的马车离开"美华书房"，前去江西路上的"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时，乔治高易正在会议室里接待丽如银行董事里德律师。

里德律师一身伦敦新款的天蓝色西装，上衣口袋插着显眼的红手帕。他的貂皮大衣被事务所的男跟班挂在门外走廊里的衣架上。和里德的华丽服装成对比的是高易的随意装束。高易没有戴领带，上身穿胳膊处缝着两块麂皮的苏格兰格子呢西装，下身是灰色的法兰绒西裤。两人之间更大的反差是脸上的表情，高易的两颊像成熟的苹果，容光焕发；里德黝黑的脸像霜打后的茄子，毫无光泽。此刻里德找高易不是来推销期货，而是请高易帮他对付推销期货招来的灾难性麻烦。

"这么说，投资人威胁要去领事法庭告阁下？"高易听完里德关于投资锡兰咖啡期货惨遭失败的陈述后问。

"岂止威胁，他们已经向领事法庭联名投书起诉我误导投资!"

"那么，阁下认为他们的起诉是没有道理的根据是什么？"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我向他们推销咖啡期货的时候，锡兰确实大旱，伦敦的咖啡期货确实在天天上涨。想不到，雨季结束后的两个礼拜，突然连降大雨，旱情解除，咖啡期货的价格崩盘。天有不测风云，能怪我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根据您刚才的陈述，当初有些投资人曾经对阁下的天气预测提出疑问，当时您是怎么回答他们的？"

"‘丽如银行对锡兰的气候长年追踪，气候预测是有根据的。’这就是我当时的回答。"

"阁下能提供任何丽如银行长年追踪锡兰气候的书面记录吗？"

"都在这里。"里德从身旁皮包里掏出一叠纸，交给高易。

这些纸是一位在锡兰的咖啡种植主最近三四年来的写给里德的信。信里的内容都是有关当地的气候，以及气候对咖啡收获造成何种影响的推测。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写信的人是里德的老朋友，他种植咖啡的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信的末尾，用难辨的花体字代替签名，所以高易看完这些信后，仍然不知道这位种植园主的姓名。

"您还保留这些信的信封吗？"

使高易感到很意外的是里德脸露为难。"请原谅，我暂时不能向您公开我朋友的地址。"

"是这样的，这些信的内容对帮助阁下摆脱投资人的诉讼很有帮助。我确信，如果可以请您这位种植园主朋友来上海一趟，到法庭上为您作证，那么阁下对投资人期货赔钱的责任就大为减轻。诚如您所说，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要您为雨季的反常负法律责任是荒唐的。这就是我要看信封，找到您朋友的姓名和地址的原因。"

"我的朋友不可能到上海来。"

"为什么？是太忙还是身体不行？"

"他在上海有仇人，这辈子他不会来上海。"

"原来如此，"高易明白了刚才里德脸露为难的原因。他打开桌上的雪茄烟盒，给自己和里德都点上雪茄，然后悠悠地说："我可以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向驻锡兰科隆坡的英国领事馆发出照会，请您的那位朋友到科隆坡英国领事馆录下这些年来他帮助您跟踪锡兰气候如何影响咖啡收获的证词。然后把这些证词带到上海的领事法庭，效果同他本人到上海来出庭是一样的。"

"不，不行。我的这位朋友不愿意跟英国法庭来往。"

"那么由我去锡兰拜访他，在他家里录下证词呢？"

"不行。我的这位朋友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

"我跟你一块去呢？"

"因为这件官司，我已经收到领事法庭通知，暂时不能离开上海。"

"这样看来，要如何用到您这位朋友的证词，确实有些难度。不过，他的证词，对开脱您是关键。请给我一点时间找出办法，绕过您不能去锡兰，您的朋友不能来上海，照样能得到您朋友的宝贵证词。下星期这个时间，我给阁下答复。"

"我等着您的好消息。乔治，这件案子刚刚开始，现在还来得及弥补。如果风声传开下去，不光是我在丽如银行的地位岌岌可危，丽如银行以前的期货生意都会被抖出来算老账，为了保住银行，我不奇怪，丽如有一天会把我开除，甚至送进监狱。所以，请您务必帮我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件案子向坏处发展。"

"您朋友的证词就是这件案子的希望，我会尽力的。"

高易拍拍里德的肩膀，将情绪激动的后者送出会议室。

10钟后，托玛斯牧师带着李提马泰出现在高易的会议室里。

听完李提马泰的来意，高易唤来总文案容嘉树，将韦廉臣牧师委托李提马泰寻找出版商的信，拿去抄一份给律师事务所留底。然后请李提马泰出示护照，和拿出圣经要李提马泰起誓保证韦廉臣的信件的真实性。最后，高易在容嘉树拟好的公证书上签名和盖上律

师执照的印鉴，就这样完成了对韦廉臣牧师的信件公证。

"提马泰，您现在可以拿着这份公证书和韦牧师的原件去‘美华书房’跟姜别利经理签出版合同了。”高易把为数不多的几页文件交给李提马泰。

"这么快就办好，真是太顺利了！”青年传教士边说，边打开手提箱，把文件放进去。

"这只手提箱很讲究，”高易指着李提马泰的鹿皮手提箱。这时，一行印在手提箱里层盖子上留有刀片刮痕的英文字母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只箱子您是从哪里得来的？”高易问。

"‘亚利号’停靠科隆坡时，我上岸花一个先令在地摊上买的二手货。”

"您是说锡兰首都科隆坡？”

"真是。”

"我愿意花5英镑买下这只手提箱，您接受吗？”

"当然接受，不过。。。"青年传教士瞪大眼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受就好。请写一张便条，声明您买到这只手提箱的时间，地点，人物。另外，我送一只公文包给您装这些文件。请两位等一下，我去取钱。”说完，高易离开会议室去容嘉树的办公室取现钱。

"高大人，您是手提箱的收藏家吗？”容嘉树问。

"不是。”

"那么您为什么花5英镑买一只新的时候最多值半英镑的旧手提箱呢？”

"因为这只手提箱可能值几万英镑。与人分享赢利，永远是受欢迎的。”